



川鄂古道上的  
背夫哥(資料圖)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李白詩《蜀道難》

喂嘍嘍！我是古道背夫哥。太陽送我上茶山，月亮陪我過鹽河。打一杵來唱支歌，越唱心裡越快樂！

——川鄂古道《踏歌》

# 李白怎麼吟《蜀道難》 來川鄂古道“踏歌”行

□ 牟方根

川鄂古道遺迹  
(長嶺鎮木馬山  
至尖山子段)

## 一 一條川鄂古驛道 彰顯當年蜀道難

七曜山，是重慶東部和湖北西南部的界山，重巒疊嶂，莽莽蒼蒼。重慶萬州和湖北利川，是倚靠七曜山脈的兩個重要區市，地理位置相近，發展緊密相連。至今遺存的一條千年古驛道，承載着萬利兩地的歷史過往。

這條古驛道，從萬州江南新區出發，途經五橋街道、長嶺鎮、龍駒鎮，連接湖北利川。它是萬州長江南岸唯一與外省通衢的古道，連接川、鄂、湘、黔等地，史稱“南大路”。

大約4000多年前，川鄂古道上即有巴人活動。先秦典籍《世本》載：“廩君之先，故出巫庭。”“尚勇武”“性資直”的巴人，不僅善於在灘險水急的峽江划棹行舟，也長於在遍布荊棘的萬壑千岩劈山開路。今重慶巫山南陵山遺存的一條古道，與湖北建始、巴東、長陽相連，在野三關鎮與川鄂古道的延伸部分施宜古道交會。長陽是廩君的出生地，後廩君一族西行謀求發展，沿清江上行，在恩施一帶筑城。嗣後再向川東方向開疆拓土，到夏禹時期已“執玉帛者乘國，巴蜀分焉”，巴氏部落聯盟成為與當時蜀國齊名的諸侯國。

古代巴人以漁、鹽為業，用以換取糧食、布匹等物資，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善於商賈。於是，川鄂古道上，“以魚換糧”“以鹽兌布”等原始的物物交換開始興起。在所要置換的物品上插上一根草標，即為交易標志。草標亦稱草芥，本是自然生長之物，當其插在所需要置換或等待兌換的物品上時，便有了標識意義。

公元前316年，秦滅巴國。巴人祖先給自己修建的這條川鄂古道，占據地利，又成了他們潰敗後逃生的重要通道。現渝東北、川東、鄂西一帶的土家族人，就是巴人的後裔。在萬州、利川、達州等地流行的食鹽稱鹽巴、醬油叫巴油、舒服喊巴適等方言，均是巴人語言的遺風。民間傳承的“孝歌”“擺手舞”“薊草鑼鼓”等民間習俗，亦與巴文化薪火相傳。

東漢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在川鄂古道串起的區域內，劉備分胸忍地置羊渠縣（今萬州獨立建制的發軔），治今重慶市萬州區長灘鎮，屬巴郡。蜀漢建興八年（公元230年），撤銷羊渠縣，改置南浦縣，治城遷至今萬州區南岸。川鄂古道，發揮了驛傳的官道作用。

川鄂古道在歷史上更發揮了軍事的通道作用。川鄂交界處的七曜山，恰似一堵巍峨的巨型城牆，橫亘云天，成為古時荆楚、巴蜀中間地帶的一大屏障和軍事要地。僅在七曜山麓，便築有七處關隘：南浦雄關、南坪關、軟耳箐關、銅鑼關、魚木寨、女兒寨和頭寨。史書記載，明末李自成余部夔東十三家首領劉太倉等，曾在川鄂古道的七曜山上立營，據守抗清達九年之久。

川鄂古道在萬州長嶺鎮境內約12公里的路程，大都修築在陡峭的懸崖上，十分險要。筆者一行在長嶺鎮實地行走了該鎮“唐客灣”路段，沿途所見山高坡陡，山峰突起，一步步險峻的石梯就像步步上升的天梯，直入雲霄，大有與天比高之勢。難怪李白在《蜀道難》中，感嘆蜀道何其高峻，何其峭險，太難走，“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豕，砢崖轉石萬壑雷。”

## 二 挑夫背夫古道行 絡繹不絕踏歌聲

在川鄂古道長嶺鎮唐客灣路邊，住着一戶古道人家。見我們在古道上走得不汗淋漓，主人熱情地迎出門來，招呼我們進屋喝茶。

主人叫吳吉春，一副精明能幹相。談及古道上的挑夫，現年60歲的老吳饒有興趣地講述了這麼一件事：1973年，他10歲，集體生產隊時代，川鄂古道上仍有挑煤炭的挑夫往來。挑夫們一般都光着膀子，頭戴草帽，肩上搭着一塊汗帕子，三個一群五個一伙，有的抽煙。當年，李子成熟的季節，他從自家樹上摘下李子，在路途擺地攤，以一角錢一捧的價錢，向挑夫出售，為此他還掙了一些錢。

除了挑夫，川鄂古道上還不乏背夫。挑夫，使用的挑担工具

是篾筐和扁担。扁担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竹制扁担，一種是木質扁担。竹制扁担大多是楠竹，竿型粗大，材質堅硬。木質扁担，常見的有梨花木、桑木、黃楊木，既堅韌又有彈性；而背夫使用的背負工具主要是背架子，背架子用兩根不到一米的扁形直木，上下兩根橫擋構成框架，一個n形的圓木條斜插在橫擋上，再從n形圓木上伸出兩根斑竹竿，貨物就置放在木條和斑竹竿之間，用繩索捆綁牢固。

老吳的曾祖父，就是古道上的背夫。據老一輩口口相傳，吳家曾祖父長得人高馬大，是古道上力氣較大的背夫，而且會編四言八句，踏地就能歌——“喂嘍嘍！我是古道背夫哥。太陽送我上茶山，月亮陪我過鹽河。打一杵來唱支歌，越唱心裡越快樂！”

歌中唱到的“鹽”“茶”，可能與“川鹽濟楚”有關聯。清咸豐元年（公元1851年），大規模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軍建都南京，控制了長江中下游地區，淮鹽不能上運湘、鄂，清廷飭令川鹽濟楚。市場需求量的劇增和高額利潤的刺激，四川鹽業發展迅猛，其市場遍布湖北、湖南等地。楚地盛產茶葉，為此川鄂古道順勢完成了從官方驛路到名副其實的鹽茶古道的華麗轉身，達到鹽販背夫、茶商行旅往返穿行不絕於路的鼎盛時期。

“彎彎背架像條船，背哥背茶又背鹽。雞叫頭遍就起身，太陽落土才吃煙。”

“清早起來爬坡坡，露水對我笑呵呵。我問露水笑啥子，就贊我這背夫哥。”

上述兩首“踏歌”，生動反映了川鄂古道背夫們的勞動狀態和內心世界。

## 三 川鄂古道上的“踏歌” 與吟《蜀道難》極相似

“踏歌”，顧名思義踏地而歌，唱歌時以腳踏地為節奏。原為漢、唐時期的風俗性歌舞，參與者連臂以腳踏地而歌。李白的《贈汪倫》詩：“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把踏歌行吟、边走边歌，抒發得淋漓盡致。

歷史淵源上，川鄂古道途經的七曜山脈，奇峰異嶺，是出川入鄂最為艱險的路段。背夫挑夫們在深山溝裡辛勤勞動，十分艱苦，危險無處不在。為確保行程安全，大家在成群結隊行進的同時，通過边走边唱山歌，一來給自己提神鼓勁、消除疲勞，二來靠歌聲打草驚蛇、驅走猛獸。

踏歌的運用形式主要是背運途中打杵歇氣時演唱，在過危險路段和狹窄隘口時也會踏唱。往往是一人領唱，眾人跟唱或合唱。起句有“喂”“嘍”“喂嘍嘍”等句式，結束時一般都有長吁短嘆的一聲甩腔：“耶——嘿！”

唱詞多為即興創作，往往是看見什麼就唱什麼，想到什麼就唱什麼，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以事說理，完全是興之所至，隨心所欲，有感而發。唱腔高亢悠揚、風格粗獷豪放。句式以七言格律體為主，語言樸實，對仗工整，合轍押韻，詼諧幽默。

也不乏“牽”的情感，用以表達男女之間的相思與愛慕。比如：某個背夫走累了，一杵打起，看到山裡有個女子，他馬上就會踏歌：“河溝漲水沙浪沙，妹過跳蹬眼發花。你是哪家大小姐，是否要我把你拉。”女子若無意，會以山間“蜜蜂撲花”作類比，巧妙拒絕：“對面哥哥你莫拉，妹已蜜蜂撲過花。去年開花結的果，娃娃就滿一歲啞。”隨行的背夫們隨之樂呵呵一笑，疲憊頓時消除，力氣也就恢復了。

歌聲回蕩山谷，時空穿越隧道。1954年，沿著古道路線修建的318國道建成通車。從此，在滾滾車輪的碾壓下，川鄂古道漸行漸遠。後來，隨著萬（州）利（川）高速公路、宜（昌）萬（州）鐵路的開通，川鄂古道進一步變得人迹罕至，淡出了公眾的視野。

2020年國慶節期間，筆者曾在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欣賞過《經典詠流傳》第二季傳唱的李白《蜀道難》。其唱腔、曲調、韻味等，與川鄂古道“踏歌”如出一轍、如同一口。筆者還察覺，川鄂古道上的“踏歌”，與2006年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遺名錄的《巴山背二歌》，有一些相似之處，也有某些不同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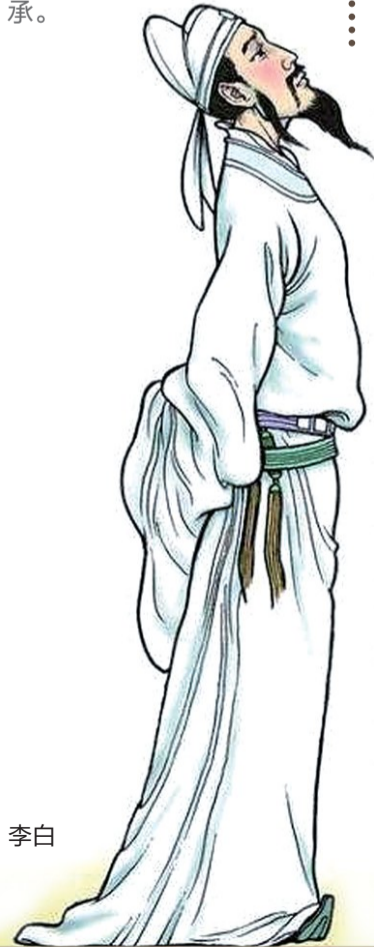
古道踏歌，這一具有典型地域民俗特徵的歌聲，將始終繚繞在七曜山脈，經久不絕……

（作者系重慶市萬州區作協會員 圖片由作者提供）



金秋時節，秋高氣爽，我隨重慶市萬州區、開州區和湖北利川部分作者，到歷史文化名鎮萬州區長嶺鎮采風。站在長嶺岡上，眺望高山大野間那條川鄂古道遺迹，在崇山峻嶺間覆蓋着歷史的滄桑，不由讓人聯想到李白的《蜀道難》。

《蜀道難》是李白在唐玄宗天寶初年（公元742年）寫的一首樂府詩，意在送友人入蜀，借以歌詠蜀地山川的崢嶸、突兀、蜿蜒、崎嶇等奇麗險峻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氣勢。筆者發現，在川鄂古道上曾經傳唱的“踏歌”（行吟，边走边歌），與《蜀道難》的韻律竟一脈相承。



李白